

◀《開端》以無限流的結構把「小故事」和「大故事」勾連為一體。

◀李詩情（左，趙今麥飾）、肖鶴雲（白敬亭飾）演繹從自救、互救到拯救乘客、拯救心靈的故事。



一個充滿藝術希望的「開端」

——評內地熱播網劇《開端》

爆款背後

二〇二二年伊始，改編自網絡小說的網絡劇《開端》引起了收視熱潮。該劇中，遊戲架構師「肖鶴雲」和女大學生「李詩情」陷入時間循環，反覆經歷所乘公共車爆炸的險情，演繹從自救、互救到拯救乘客、拯救心靈的故事，情節緊張，懸疑疊套。留心國產劇的人還會發現，《開端》表現出不少新氣象。作為一部「無限流」電視劇，它的類型開拓意義自不待言；作為十五集體量的「短劇」，它為方興未艾的短劇創作積累了新經驗；主演白敬亭、趙今麥演技在線，和演技精湛的老演員配合流暢。總之，《開端》給了一〇二二年網絡劇一個好「開端」。

谷中風

在中學課本上，我們就已經知道結構的決定性意義，比如，鑽石和石墨的成分是一樣的，只因結構的不同，它們的外形和性能才判若雲泥。《開端》再一次讓我們感受到了結構的力量。

節奏緊湊黏合凡人悲歡

如前所述，《開端》改編自無限流小說，也借用了無限流的敘事框架。所謂無限流，簡單講，是指主角在無限空間完成任務的故事。雖有幾分相似，但無限流不等於傳統的「轉世」「輪迴」，從文學藝術的角度而言，後者的價值內涵大於結構意義，而前者正好相反。

《開端》節奏緊湊，一氣看完方才過癮。故事的主線是大車司機王興德、化學老師陶映紅夫婦，本都是各自公司的模範員工，因為女兒王萌萌車禍真相不明又遭受「網暴」，長期積壓的巨大痛苦畸變為報復社會的邪念，自製高壓鍋炸藥包，想炸毀四十五路公共車。而在一次又一次的時間循環中，這起惡性事件被肖鶴雲和李詩情配合以張成為代表的嘉林市警方共同成功阻止。同時，也查明了王萌萌當年確在車上遭人猥褻，還逝者以清白。這個故事險象環生、疑雲重重，讓我們不但被懸疑的情節吊足了胃口，而且感受到正義的力量、親情的力量，以及勇敢、善良等品質之動人與可貴。

圍繞這個「大故事」，《開端》又以車上的幾個乘客為中心，講了多個「小故事」。自稱「貓之使徒」哮喘征服者、被光選中的人、笛的青年盧笛，因患哮喘症從小受到母親過度關注，內心鬱悶壓抑。進城務工人員焦向榮辛苦工作，但連續租住車棚的願望也無法滿足。刑滿釋放人員馬國強從別人朋友圈裏得知兒子想吃他種的西瓜，大老遠背一袋西瓜趕到嘉林，渴望彌補「殺人犯的兒子」的蔑稱帶給兒子的傷害……應該說，這些「小故事」和「大故事」本無緊密關聯，它們各自講述着各自的凡人悲歡。在朋友圈、短視頻或經典作品，以及真實生活裏，類似的橋段不少見。

然而，《開端》以無限流的結構把這些「小故事」和「大故事」勾連為一體，在一次次時間重來中，馬國強裝滿西瓜的口袋、焦向榮老舊的行李箱，以及盧笛裝了小貓的背包，都蒙上了「炸彈」的嫌疑，變成了李詩情和肖鶴雲探求真相、打怪升級的一道道關卡。正因如此，李詩情說服肖鶴雲，在和他一起說服乘客的過程，也在阻止爆炸的集體自救之外，增加了自我心靈拯救的意義。於是，鬆散的乘客群體，不但在劇情意義上變成了見義勇為的英雄市民集體，而且在敘事意義上擔當了劇集的有機組成要素。就這樣，普普通通的凡人悲歡被賦予了無比充沛的戲劇意義。在這裏，我們清楚地看到了結構創新對作品質量產生的點石成金般的力量。而這，也正是該劇成功的深層次原因。

現實關懷照亮題材內涵

《開端》的整個故事建立在時間重來的假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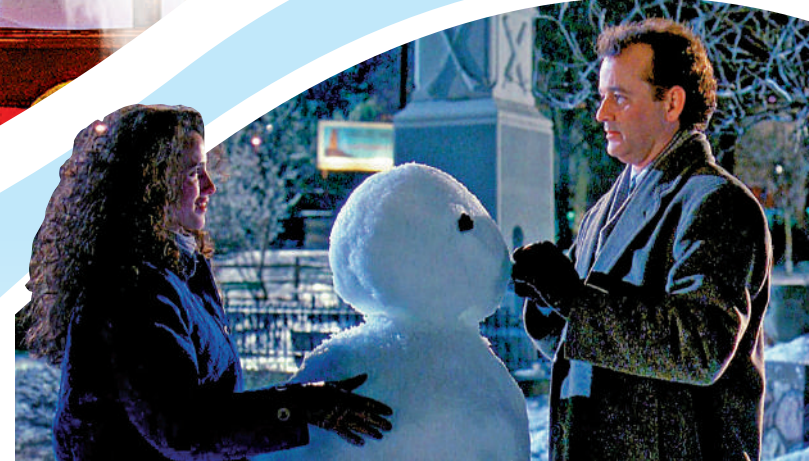
◀化學老師陶映紅（劉丹飾）沒能從人生中的陰影中走出來，而且變得更加偏執。

上。李詩情和肖鶴雲一次次陷入爆炸，又一次次醒來，回到車上，反覆經歷從高新區站到大學城站，經過沿江東路車站，開上跨江大橋的生死劫難。在現實生活中，如此玄幻之事是斷然不存在的。但這故事卻讓觀者倍覺真實，為之緊張、振奮和感動。我以為，這緣於創作者的現實關懷，它如一束強光，照亮了作品的題材內涵。

生活本身具有力量。一切有力量的藝術也無不來自生活。創作者要表現生活的力量和藝術的力量，就必須為作品裏的人物找到他屬於的生活。唯其如此，題材的內涵才能得到真正開掘，並轉變為藝術感染力。《開端》在這方面的表現可圈可點。劇中人物不但散發出各自生活所獨有的氣息，而且按人性的邏輯演繹着或清純或悲戚的人生活劇。王興德從自我隱忍到情緒爆發，陶映紅因不堪失女之痛而走向偏執，讓我們反思有關部門怠政、網絡暴力等現實問題，也提醒自己要妥善調處生活中突如其來的變故。

劇中「小故事」以及相對次要的人物雖只寥寥數筆，卻意蘊豐富，每一個都足以衍生出吸引人的支線任務。比如，盧笛偷偷在動漫城租了個小單間收養流浪貓，在二次元世界完成着自己的成長，戲份不多，卻捕捉到都市親子關係題材的內核，僅憑腦補，也能看到一個充滿現實感和張力的故事。再如，焦向榮退租時，房東送他一個舊行李箱，一打開，裏面有幾張用剩的衛生巾，作為一個中年男人，他略有遲疑又默默收入行李之中。鏡頭一轉，女兒打電話說要輟學打工，他生氣地勸阻時，一句「衛生巾，洗面奶，咱也能用得起」，頓時叫人破防。這些細節不但刻畫出一個忍辱負重的父親，而且白描了一種艱難卻不屈的生活。

而劇中精巧的細節設計又如密織的針腳，使故事更緊致、有彈性，也擊中了觀者心中柔軟的角落。比如，李詩情排查險情時，感到焦向榮的行李箱最不好打開，她撒謊說自己來了月經，焦向榮馬上主動打開箱子，拿出了裏面的衛生巾。或許，此時他想起了因生活拮据而連衛生巾自由都無法享有的青春女兒，產生了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共情吧。凡此種種，一點一滴，匯聚成關乎和解、信任的暖流，把我們從破獲公交爆炸案的釋然引向人性深處散發的絲絲微光。



▲電影《偷天情緣》裏，主角被困在同一天不停循環。

無限Loop的魅力

利貞

最近《開端》大熱，劇中「主角在同一段時間內無限循環」的基礎設定也引起熱議。其實「無限Loop」（無限循環）這一獨特而巧妙的設定，為創作者在各個方向提供了近乎無限的拓展空間，所以在影視作品中並不鮮見。

一九九三年，《偷天情緣》（Groundhog Day，內地譯《土撥鼠之日》）Loop出一部經典愛情喜劇；二〇一四年，《異空戰士》（Edge of Tomorrow，內地譯《明日邊緣》）阿湯哥Loop出一部熱血科幻動作；二〇一七年的驚悚恐怖片《死亡無限Loop》（Happy Death Day，內地譯《忌日快

樂》）則以四百八十萬美元的成本Loop出了一億二千五百萬美元的票房。而華語電影也不乏無限Loop的橋段，你可記得《大話西遊》中的至尊寶腳踩月光寶盒一次次大叫「般若波羅密」的場景？

有「循環」設定的影視作品，觀者的代入感一般都比較強。因為作品中主角的感受與觀眾完全同步——面對超越現實生活經驗的「循環」設定，主角一開始難以置信，觀眾也難以置信，但在經歷過最初的手足無措之後，主角往往會逐漸接受自己已經進入循環的事實，而此時觀眾也慢慢了解並接受了影片中獨特的世界觀及其運作規律。然後就是觀眾與主角一同面對影片中的「終極問題」——無論是逃出生天還是拯救世界——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由主角通過循環來對觀眾腦海中解決問題的方式進

行一一驗證。

以《開端》為例，要阻止公共車爆炸，觀眾想到的方法可能有「讓司機提前停車」，編劇想到了，於是主角也「想到」了，試過了，不行；觀眾繼續想到的解決方式可能是「讓公共車避免與油罐車相撞」，主角也想到了，試過了，不行。那就再想辦法……

無限Loop的魅力在於近乎無限的「試錯機會」以及近乎於零的「試錯成本」：想到就去試，哪怕試的結果是錯，哪怕錯了要付出生命作為代價都沒有關係，一切都可以從頭再來。這是在現實生活中無法體驗的。現實世界推崇「三思而後行，謀定而後動」，與其說是成熟穩重，不如說是高昂的試錯成本和稀少的試錯機會之下的現實決策。



▲青年盧笛（曾柯琅飾）從小受到母親過度關注，內心鬱悶壓抑。

▶內地熱播劇《開端》改編自同名網絡小說。



▲電影《異空戰士》劇照。